北京大学古籍保护

文章類選卷之六

序類

送王陶序

歐陽脩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垢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一本畫卦卩）夬者決也四陽雖盛

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脩述）

歐陽脩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

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顧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鑠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餓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

（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屬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華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又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適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調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華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廉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猒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椎傑其膂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槖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崎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章望之字序

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之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

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者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黼黻一作黻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子良鄭之子產若（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在古視）其摯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滙（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焉弟（一作敢）因其志賁其說（一作彊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脩

無僊子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

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鄭荀改名序

歐陽脩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猒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沮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子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與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

有大此者然上下蹤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蹤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蹤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俟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杜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輙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字說序

王安石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其聲之抑揚闔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脅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之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脅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賛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姚鉉

唐文粹序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礼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覇一変至于王王一変至于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戦伐之事侁侁儒雅尽識声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声茂實并屆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无亡逸内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録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典有典誥之憲度焉礼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

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讕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无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醉聳潘陸之風格舒顔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異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尽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变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　陵　攔轢首唱古文遏横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李補闕元客州獨孤常州吕衡州梁補闕權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

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于名求試者之急用亦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瞶徧閱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賛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奪出千古琅琅之玉声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尽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万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尓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東蒙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説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米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録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体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礼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

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邵茂誠詩集序

蘇軾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鏤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先衰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夭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三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尾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章子平詩序

蘇軾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二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錢塘聰師聞復序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定乎伶元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上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

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
煙葱蘢珠琲的皪誠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
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
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海自為濠
蘆而況詩書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
輪扁斵輪病僂承蜩苟可以發其智巧物無陋者聰
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
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深
淺之候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
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與顧今同館又同為江西人
獨見善厚行業吳楫來告別憶其辭色若欲得余贈
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
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
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
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
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
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
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
者往往轉而它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
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
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
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
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
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
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

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蠭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橫渠張公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爲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它日學成則爲橫渠公不誤其成而姑爲時出猶不失爲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爲決擇會得其當焉

送秦少章序

張半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其棄鼓畏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散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不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蕭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輪輹轉巨細強弱無

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嚮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覇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逆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旣得而頹乎其處順也與其闖伺於侯門孰若北窻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以爲煤厚禮以爲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

彼有南山之南北凡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守豢利慾而恧貧賤盖溺焉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石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

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盖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有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常滯濟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俗者盖寡故投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姝以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說語之

子長遊贈盖邦式序

馬存

予友盖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滀而淵深見九疑之絶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迤沅渡湘弔大夫之寃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洙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没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劒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絶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劒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存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
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
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无襦抱膝而苦
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
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第渠渠欵欵厚撫以
遺子乎曰无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
辟東家而西家已待矣寧有是乎曰无有也豈子
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說无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
張有解劒而指廩者乎曰无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
侯富貴之家舊与欵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无
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
乎有物視吾胷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
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
里必宿舂而淅乃敢出門户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
手以往浩然无憂予因驚怪子矣果如子言予來舂
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熖熖者必子也矣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
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
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
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祚四百年
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
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廉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
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
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
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

昭宗爲季述之囚辱目眇尋歷代無不以姦目專政而亂天下者目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奸目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目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惻崎危緜緜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齗齗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伊川擊壤集序

邵堯夫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

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只
廢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訓之道
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懟榮
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
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
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
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
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
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
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
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
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
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
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
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
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
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
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
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
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骨中則何異
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觀物而
不相傷　其間情累部兩相忘去爾所未忘者
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
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

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
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
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
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鍾鼓樂也
玉帛礼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
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礼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
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
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
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
川擊壤集

易序

程頤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
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
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
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
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
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數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
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
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
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
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
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
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
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
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
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
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

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下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illegible]而千里之人母愛而師畏之古所謂[illegible]者正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雜[illegible]免從理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兩日長而鉅柏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爲之兆也其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縛千兎未白此悃矧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

體今將爲規乎尚何規蓋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
踈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觴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
齊宜户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
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志之也起而漸澤
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
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
再祝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
也

任氏二子名序

王民瞻

眉山任氏名二子曰渥曰溉而請字於某某告之曰
元氣融結爲山川其烝爲雲雨其生爲百谷草木之
秀麗人得之爲美俊均是氣也然氣之烝不爲祥風
時雨則反而爲沴物則有焦枯不遂其性故着造化
不到處手使万物滋長膏其本而末茂者必假灌注
於人焉歲有雪霜土膏含和爲豐盈之瑞繼以時若
之雨然後秀發而輝光詩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
故字渥曰益之取江河之水以善利万物者謂之溉
溉言清也亦及物之廣也洞酌之詩其初可以餴饎
可以濯罍至其終則可以濯溉說者謂溉則无所不
用也故字溉曰用之夫渥與溉皆本於農事火耕而
水耨期於有獲而後已李道亦猶是也今君之二子
才良而志堅又博之以詩書礼樂六藝之文澆灌其
心胷輔之以師友而賁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所謂

六經論序

曾幼度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
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爲日爲月大旋
爲月爲歲小旋爲歲爲世大旋爲世爲運小旋爲運

爲會大旋爲會爲元自上元至於包犧氏之
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涖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
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欿均是
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子切取皇帝王
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
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
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
易精嗚呼人苦不自奮爾內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
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胠贅
矣

周禮序

呂祖謙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礼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
周若昔生民有欲而无礼乃乱胥戕胥虐人類且尽
惟皇上帝哀我民无尽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
天下惟尔靈承罔敢暇逸廼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庳
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
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
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爰胥保惠以有其
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
剖極立元刱規兆禦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
弗厭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
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粤若
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礼已浸克有成九族万邦
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
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礼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
謨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
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
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

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变極治体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四代之弥文爲万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必蓂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万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国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无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无鉅細无遠近无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尽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覩廼若厥中則罔攸覿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礼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实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迹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厥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

朱熹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

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蹐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李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切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

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大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鄉飲酒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屬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

脊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美反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

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囂嗷教侈也誨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声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毋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噫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孥泄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功吾且柰何今即官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數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

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之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拔而牢者不破耶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撲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

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声附影者謂修詞中
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姑
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
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
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　國家下負
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
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
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
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
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
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
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
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
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
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
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
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
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
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
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
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
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
生薦於　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
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
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

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務病自免去鄂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鄂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文章類選卷之六

文章類選卷之七

傳類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歸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曰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

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而徵吾歎負
苓者曰夫麗朱者册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
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
是以問薛生曰狀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
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
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
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
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
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
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易象而識物情陰陽相
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
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
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
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黏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兎
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

龍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淺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負少恩哉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辛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著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宁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辛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欤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欤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

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之外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從而稱之人或笑之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潴洳爲黃爲汙土之散封之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埃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羌牧兒也行牧且羌二豪賊刼特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卿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欤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

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雖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户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出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厚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蝜蝂傳

柳宗元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蹶仆

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聾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鬬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借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揺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居六十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圉人傳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斥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緩急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觸疾之謁於汧侯曰馬人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御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與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策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

豈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方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
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
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
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什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　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公發禁兵捍之盧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囚執僕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　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未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嘗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漕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問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若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

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户
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
初不敢暴横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
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入吾境有狄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
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罷維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
之讓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
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
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
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大常少卿贈工部
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
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愷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
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
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

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
敢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
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
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
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
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愷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文
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
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
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
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
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
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
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閒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
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
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
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
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岫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
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愽舉進士京師見
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
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
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
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熈寧
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熈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
瀘州蠻兄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
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
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
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
死谷迯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
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
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
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
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
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昕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舡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囊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李斯夢鼠傳

陳止齋

李斯見厮鼠食不潔又犬數驚之及見倉庫中鼠食粟又不見驚嘆曰人猶鼠也賢不肖自處耳斯既相秦後為趙高所譖將刑鼠見于夢曰臣固相國之溷人也相國向哀臣臣今哀相國矣臣聞祿天下之美者有利物之功者也居天下之安者有高天下之德者也微功而饗美不德而盜安者必及禍臣雖懵向豈不知巢于喁然之倉聚天下之粟其中不抵不嗟挾得而坐食充充焉而卧之好也而不往者懼禍也夫不利人而蠹有用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盜惡於不睹之地者天刑之故寧處垢以汙近危以自

懼則取多而無尤忌進而不貪臣亦計之審矣夫使天下之烏鳶鵲雀甘不潔之虫豸糞壤喙烏而數驚於弓矰則人亦不得誇其肉矣使天下之鱓鱔鮡鯉鱣鮪魴鱮安不潔之泥淖遇芬芳之餌倏近而不嗅數驚於舟楫罔罟則人不落其鱗而俎薦之矣使天下之牛草齧而水飲不潔其芻不寢其無驚之牢則不攙矣使天下之馬亦草齧而水飲不美其秣不寢之無驚之廐則蹄不彫鬣不剪鞭勒銜轡不及矣夫勇而善搏者虎也擊而善擊者鷹也人貌而言者猩猩也虎不逐豚鷹不攫雛猩猩不嗜酒則天下不能革虎之皮脫鷹之爪血猩猩而染矣故夫食於無虞之地者物之械也祿於不震之朝者士之賊也臣是以哀相國之不沒也夫秦天下之呼然倉者也三公之祿聚天下之粟而奉之者也相公助秦虐漢東諸侯而剝民以益其富則秦之倉六國之寢室也秦之粟萬民之脂躰也相公巢中焉拱得而坐食父矣而又誅扶蘇殺蒙恬戮羣公子咸陽之市為之累則天下之驚相公者削迹矣臣懼相公之亡無日矣斯寢甚惡矣明日具五刑以死君子曰斯豈賢於鼠哉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鄒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待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

其徒沉溺于亂世昌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
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惘元
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
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尒吾
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
恩拒不可曰尒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
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
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
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
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
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本非常之
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
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
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
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惟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
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
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鞚時伯淵
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
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惘
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
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
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在其
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
爲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
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
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
李古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

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殁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横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宦世禄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嘗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糜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儀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叔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没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戴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迎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术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

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其母子返乎汝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文章類選卷之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